

不放散记

王化幼著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用散文形式，寫出了一個工廠行政幹部下放到車間後的心得和體會。通過一些具體的情節，說明工人階級的高貴品質，和勞動鍛煉對於一個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的重要意義，也由此證明了黨的幹部下放政策的英明正確。

下 放 散 記

王化幼 著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）

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號

公私合營開封印刷廠印刷 河南省新華書店發行



豫總書號：1252

787×1092 1/32 1— $\frac{1}{16}$ 印張·23,000字

1958年10月第1版 195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1,087冊

統一書號：T10105.265

定價(6)0.11元

序

1957年12月——这个值得記憶的日子，我榮獲党批准第一批下放。从此到劳动中去鍛鍊这个响亮的口号，对我來說，已經成为实际行动了。在短短几个月的劳动中，我受到了几十年來从未受到过的教育。

（过去一提到工人，就只想到一个穿着工作服的人站在机床旁边，好象别的什么都沒有了。那里知道在工人們的心灵里有那么多可敬可爱之处！这些，对于一个走馬觀花的人是感受不到的。

（工人是那樣的純潔、那樣的大公无私、那樣的愛护國家財產……，这一切高貴品質，只有和他們接触以后，更只有成为他們之中的一員以后，才能親眼看到，才能深切地体会到。

（我是剛剛开始和工人接触，但已感到和工人在一起有学不尽的东西。这些东西都是那樣的寶貴，它使我体会到了劳动的真正意义，它使我受到了教育并有所提高。

（凡是我接触过的工人都曾給我以教育，都是我的老师，無論机工，無論勤雜工，他們的一言一行，一举一動，都是我的榜样。我处身于他們之中，真是太幸运了！感謝党給了我这么好一个机会，我將以实际行动來报答党。

这里收集的是我下放后的点点滴滴的体会，其中大部分在報紙或刊物上發表过。現在我把它們收集在一起，加以整理，又补充了一些，虽然仍很散乱，却也記敘了一些我在劳动鍛鍊中的心情。

作者

1958年6月17日

目 錄

- 一、难忘的一天.....(1)
- 二、我的师傅.....(4)
- 三、学 站.....(5)
- 四、真实的故事.....(7)
- 五、穿上工作服.....(9)
- 六、一字之差.....(11)
- 七、洗 手.....(13)
- 八、勾鉄屑.....(14)
- 九、鋸鋼板.....(17)
- 十、机器的主人.....(18)
- 十一、无名师傅.....(20)
- 十二、書記的支持.....(22)
- 十三、这是鋼.....(25)
- 十四、感 情.....(27)
- 十五、三个月和七年.....(31)

一 難忘的一天

1957年12月13日，一个雪花紛飛的早晨。

我走出屋門口，迈步就往办公室走去。因为昨天听过下放动员报告，夜里赶寫了一張决心書，想貼个第一份儿，將來再第一批批准下放，两个第一，真比上学时考取头名还光彩、还高兴。

我需要鍛鍊，我想党一定会批准我的。作为党的一个儿子的我，能够在30歲的今天到体力劳动中去当个学生，該是多么光荣的事情！

“一切要从头学起，一切要从头学起！象幼儿在学走以前学爬一样，耐心地一步一步的來！”我自語着。热血奔騰在我的胸中，我的心在激烈地跳动，好象我已經被批准了，我微微的笑了。

我沒有感觉到寒冷，也沒有感觉到下雪，不知不觉間我已走進办公大楼。我看見一羣人圍在走廊下，我挤進去一看，原來是紅紅綠綠的大字报貼滿了一牆。标题应有尽有：有的是申請，有的是表决心，有的是要求……。前面各不相同，后面却大致是一样，即：要求党批准第一批下放！“这些人想是半夜來貼上的！”我想着，順手掏出圖釘，把自己的一張貼出來。我貼的虽然晚了一步，但是我仍然很滿意，因为我這一張紙紅字大，馬上就把周圍的人吸引過來了。

表过决心的人都在揣测着，他可能会被批准。我除这样想以外，还想了許多：我虽然工作不少年了，但仍然还是个“三門干部”（註），在思想感情上和劳动人民有一定距离。前几个月每周抽半天下去劳动，总和工人们扯不上來，談不到知心地方。如果再不下去鍛鍊，总有一日会掉隊的……。

一上午匆匆地过去了。有些爱散“風”的人傳出了誰批准誰沒批准的消息。我对这“風”并不相信，但是却希望自己的名字在这里边。可是我沒有听到人談起我。

領導找了几个人去談話，誰也不知是干啥的。这些人去时东猜西疑，回來时滿臉春風，說：“我被批准啦！”有当泥工、清扫工、起重工、机修工，还有当炊事員、保育員的，等等。無論什么人，無論分配作什么工作，都是充滿了信心，作“上任”的打算。新清扫工說：“我总嫌厂区不清潔，今后我担任了这一工作，一定要把厂区大道打扫的起明發亮，你們穿皮鞋的可小心着摔跤！”新保育員說：“我的小孩在托儿所时，看病、睡覺都要自己操心，工作时也放不下心。这一回我到托儿所去，一定多干些工作，將來把托儿所变成小孩的真正家庭！”

這些話，多么激动人心！誰都在等着領導叫談話，因为这时的談話和往日不同，是批准下放啊！

我千等万等，只不見領導找我談話。我想了一个主意：見領導时多打个招呼，以引起他的注意，提醒他早些告訴我。

樓外雪已停止，天色黑了下來，下班鈴“叮叮”响起，緊張的等待心情也有些松弛，我覺得今天已沒指望，只有看

明天吧！誰知才走出辦公室門，處長就把我叫住，他的第一句話竟是：“老王同志，你被批准下放啦！”他說的是那樣的突然，使我不知回答什麼好。

我停了一陣，才想了一句很不相稱的話答道：“我的要求終於實現了！”處長問我願作什麼工作，我說我對各種勞動都是生疏的，組織上分配什麼就作什麼吧！

他說：“作車工怎麼樣？”

我說：“我對技術一竅不通，不過我有信心學會它！”我一面說着，一面想着：古人道“人過三十不學藝”，我現在是三十歲學徒弟，就破破這個例吧！處長還告訴我：下放的還有處長、車間主任，這些人有的已四十多啦。但是他們說比起黃忠來還是小夥子哩！咦！這樣說來，我還是小夥子中的小夥子呢！

這一夜我沒有成眠，我在考慮着怎樣開始我的新生活：從今以後，我將脫下干部服，穿上工人裝，離開辦公桌，走到車床旁了。從今以後，我將在龐大的生產車間里伴隨着機器的响声，製造拖拉機的零件了。從今以後，我將……。

我想了許多許多，朦朧間看見太陽從東方升起，我迎着它的光輝發出朗笑，笑聲驚醒了我的愛人，她推了我一把道：“別發癡怔了，天已亮啦，快起床吧！”

（註）三門干部系指出來家庭門進到學校門，出來學校門進到機關門的未經過體力勞動鍛煉的干部。

二 我的師傅

我的師傅韓君則是浙江人，1954年支援重點建設時從上海調來的。

他從20歲開始就在車床邊打轉轉，到如今30年了。他當過徒弟，他也帶過徒弟，可是他從沒有見過，也從沒有帶過象我這樣的徒弟。

我是個最沒成色的徒弟。過去的徒弟只用師傅一動嘴，有時候連嘴也不用動，徒弟就知道是干啥的，腳馬上就跑，很快滿足師傅的願望。而我呢？也想勤快點，只是底子太差，連最簡單的鋼尺都不知道是啥，站到車床跟前只暈頭轉向。

大概是師傅怕我放不下架子，也可能想着我下放不過年而半載，是個過路“客人”，學不到什麼東西，因此有些不指望我的樣子。常常有些事我能干，師傅也自己干了，好象我沒在他跟前似的。我看不對頭，抽空找了個機會和師傅談談，我向他表了決心，然後問他是不是認為我學不好，怕我干不了徒弟的活兒？他連連地說：“哪里、哪里，我也不行得很呢！”

從此，我盡量多跑腿，有時哪怕是跑冤枉路；我盡量多干活，有時哪怕是多余的。我總要使師傅認為我是有信心的，使他把我當作象一般的徒弟看待。的確起了些作用，師傅對我雖還客气，卻把教我在勞動中學技術的責任擔當起來

了。

又隔了兩天，韓師傅忽然用不熟練的普通話和我說話了，這使我十分驚奇，因為他是道地的浙江人，過去連上海話都不學，這次竟對我這個北方人說起普通話來了。後來才知道是車間領導召開了老工人座談會，說明了培養這些幹部徒工的重要意義，為了使下放幹部盡快掌握技術，要求他們和徒弟說話時盡量使用普通話，使徒弟們可以更好的領會師傅的意思。黨對我們真是關心，老工人們在響應黨的號召上又是多么忠誠！

三 學 站

上學、工作，二十多年來大部分是坐着，也就養成了坐的習慣。偶而站站，也不感覺什麼，現在整天站在車床旁邊，實在感到有些困乏。

師傅看我不時的伸伸腰，又不時的往工具箱上靠靠，知道我是站累了。他瞧見工長桌子旁有個閒凳子，就抽空搬來，讓我坐下。他說：“站着也是看，坐着也是看，反正現在你插不上手，你坐下吧！”

看着他的舉動，聽着他的話語，我又是感動又是吃驚。師傅的眼睛里流露着真實誠摯的感情，我真不知道怎樣回答好。當我發覺我的一只膀子是靠在工具箱上時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師傅是為了体谅我才這樣作的，頓時我感到一陣慚愧，臉上熱呼呼的。

我太不爭气了！師傅在車床旁站了几十年啦，我才站了几天可受不了啦，这种表現是一个学徒应有的嗎？想到这里，登时一股热流傳遍了我的全身，我的兩只腿上象長出了頂天的力量，我把膀子移开工具箱，迈步走到車床旁边，直挺挺地站在那里。然后把凳子拉到師傅的身边道：‘你坐吧，師傅干活比看着累得多呢！’但師傅沒有坐，工作不允許他时起时坐，同时他站慣了，坐着也是不舒服的，所以停了一会，他又把凳子送走了。

这几天我可真是夠累的，下班以后，渾身都感觉酥軟，腿也不想伸，胳膊也懶得抬。过去睡覺，常常做些雜七乱八的夢，現在是一躺下即睡着，別說做夢，就是有人把我抬走也不知道。但白日感到更疲乏。站着实在沒有意思，看也看不出个門道，心里越煩，腿越沒勁，剛來嘛，也想不出个好办法來。

这天因为作准备工作，我帮着師傅領料、借工具，东跑跑，西轉轉，忙的个不亦乐乎。奇怪，这天干了那么多活，腿竟沒有感觉到疲乏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我翻來复去地想：啊！原來是干活多，把精力从腿上分散开了，把思想从腿上轉移过去了！过去在鄉間看戲，不是一連站一天一夜都不困嗎？

我开始發覺，師傅的精力并不全用在腿上，大部分是用在腦子上。他常常为了考慮加工好一个零件而抓头皺眉，当工作進行中發現問題时他会立站不安。当他解决了这些問題时，他会不自覺地揮一下手，点一下头，然后微微一笑，就象剛和誰談了件得意的事儿似的。当檢驗員通知他零件需要修理时，他会量之再三，当他用三棱刮刀修好这个零件时，

他会長出一口气，对我說一声：“卸掉！”再抓起刮刀，“嚓”一声响，把它扎到小木板上，他勝利了！

我和車床的感情还不够密切，所以我才感到站不慣，当我想到师傅和車床、和零件有这么密切的感情时，这才知道“站”也是应当学的，因为單單一个“站”字也包含有无限的学問啊！

四 眞實的故事

欢送我們下放的大会上，党委書記說了一个大学生三天学会擦桌子的故事。

一个大学生到伙房里劳动，大师傅因們他新來，只揀最簡單又最省力的活——擦桌子叫他干。

这大学生認為大学都畢業啦，什么事不知道？平常也常到酒楼飯店走动，招待員怎样擦桌子也不是沒見過。为了表示他是擦桌子的“內行人”，他决定要放响第一砲：桌子擦得又快又淨，用事实來教育小看他的大师傅們。

大学生开始擦桌子了。他把袖筒挽得高高的，只怕桌子上的油漬沾到袖头上；又把身子躬得象蝦米一样，只怕衣服角撞到桌边上；他用兩個指头捏着抹布，象蜻蜓点水似地在桌子上东拂拂，西飄飄。拂飄了半个鐘头，一張桌子也沒有擦完。

大师傅們看他到下一次开飯也擦不完桌子，就接过抹布，拭拭揩揩，立刻把飯廳的桌子全部擦完了。但大学生仍認為这

沒啥可學，大師傅們擦桌子時他看都不看，只是呼呼地吸煙，第二天仍是如此。到第三天，大師傅們往上反映，說大學生不會干炊事活，要求把他調回去。大學生這時才慌了，趕緊向大師傅領教擦桌子的方法。大師傅告訴他擦桌子時首先不要嫌髒，因為桌子不髒就不用擦了。擦時要用滿手抓住抹布，使全力在桌面上揩，這樣擦一下是一下，又快當又干淨。大學生在大師傅們的指導下，親自試了試，果然行，這才放下架子，到菜案上去學切菜。

听完這個故事，沒有一個人不想笑的。有些大學生還說：“不會有這事，是書記把它誇大了！”

我到車床上來，第一天就幫師傅擦機床。因為是兩個人擦，我也沒有感覺到擦機床有啥學頭。這天師傅去開會，囑咐我下班時把機床擦好，我滿口答應了。我巴不得趕快下班，把機床擦得漂漂亮亮地叫師傅看看。於是當下班鈴才一敲響，我就拿了一塊布，在機床上擦起來。這機床真是與我作怪！我東擦東有油，西擦西有油，不擦更有油！擦了半天，一處都沒擦淨。我累出了一身汗，換了一塊布又一塊布，最后总算干淨點了，仍然是橫一道，豎一道，擦去這道又落下了那道。氣得我眼睛里火星亂冒。

師傅開會回來了，看到別人都已回去，只有我一人還在擦，他不知是為什麼。等走近一看，才知道我還沒有擦淨哩！他在我用過的抹布中揀了一塊，在機床上只拭了一遍，登時就閃出亮光來。我很奇怪，問師傅是怎么擦的。師傅笑笑說：“你沒有用力！”我說：“你看我汗都流出來啦，怎么說沒用力呢？”他說：“你的力量沒有用到正經地方，所以对機床來說，你沒有用力。”他說着告訴我擦機床時要站得近

些，俯下身去，抓緊布，用力按在機床上，先擦一遍，再淨一遍就行啦！你越不用力，它越有道子。

我想了想，我在擦機床時確實沒有這樣作。我怕油沾到身上，離機床老遠老遠；我怕鐵屑扎住手，不敢用力按住擦。我只是捏着布，拂一遍又一遍，雖然不全和那個擦桌子的大學生一樣，却不過是擦的東西不同罷了。

我又回味了一下黨委書記說的這個故事，何嘗不是真實的！又何嘗只大學生一人而已！

五 穿上工作服

我平常看見穿工作服的工人，對他們又是尊敬又是羨慕，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才能穿這種衣服。

下放到車間的第一天，總務上就通知我們去領工作服。我吓了一跳，心想：工作服是工人穿的，我們才下來，還沒干一天活，更還沒有取得工人的資格，怎麼就可以隨便穿起工作服來？我不敢去領，別的同志代我領回了一套，我也不敢穿。而他們都穿上了。穿上後互相笑着問道：“我象個工人嗎？”聽到的是這樣的回答：“你外表很象，只是還有些斯文的樣子。”“你遠看去很象，走近來就不象了。”……

我因為沒有穿，也沒有參加他們的問答，只是把工作服挾着，慢慢地走回寢室。我把它疊齊放好，專等有一日我取得“工人”的資格時再穿。

沾到身上的油一天多似一天，慢慢地起明了，發亮了，

我走到那里，油光随我到那里。我不以为意，以为这是工人最明顯的标志。久而久之，我身上的油会浸潤我的心灵，我也会由一个腦力劳动的干部取得体力劳动的“工人”的称号。

誰知道有些老同志見我竟笑着說：“你不象个工人，倒象个賣油饅的了！”奇怪！別人还外表象个工人或远看去象，我怎么竟沒一点象处，干了几天活倒成个賣油饅的了？有的工人的衣服（工作服）比我更油更光呀！

我苦思不得其解。

师傅見我問道：“你的衣服該換換了，你不是有工作服嗎？”“是，”我說“只是近日不得空，我早想換洗一下了！”“你可以穿上工作服了！”师傅接着說：“工作服是專为工作时穿的，它緊身，不会被机器掛住，比較安全；尽它怎样沾油也沒有关系，因为不工作时可以脫了，洗它一下，这样，平常你也可以穿一件体面衣面，不至于整日象在油坊干活的人！”

这几句話提醒了我，使我想起来許多老师傅們都是上班时穿上工作服，下班时就脫了，他們虽然在上班时也是一身油，下班时却是干干淨淨的。我干活比他們差的远，下班时比他們窩囊的多，难道別人会把我这个窩囊人当作工人嗎？不会的！

师傅說的对：我可以穿上工作服了！一來为了安全，二來为了便于工作，三來为了工人階級的体面。同时工人不工人不單單决定在衣服上面，如果你滿腦子資產階級思想意識，就穿件工作服也算不得工人的。

我应当从思想上很好鍛鍊，我已經迈开步伐了，我可以

穿上工作服了！这样我就把工作服穿到身上了。

六 一字之差

这天师傅要测量一个要求很高的内孔，叫我去借个“千分表”来。

我没见过“千分表”，也是第一次听见这名字。我只怕忘记了，象小孩子背书似的走着念着：“千分表，千分表，……”

正念得起劲，一个同时下放的干部和我碰了个对面，他看我有些神经质，玩笑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道：“喂，看撞着人啦！”我猛一驚，以为真撞着人啦，想说一句道歉的话，等到发觉并没撞着什么人时，他已笑嘻嘻地走过去了。

这一打岔，把个“千分表”的名字忘到九霄云外了！我真发火！冷静下去以后，我想已经念了那么些遍，该会想起来的。想吧，可是连个头都想不起来！我恨恨地望着那个同志的背影，心中悵悵然。我想拐回去再问一下师傅，一来放不下面子，怕师傅笑我不中用，连个小孩子的记性都不如；二来我已快走到工具库，勾回去一趟，又得用去不少时间。

正在两难之际，旁边走过两个人来，只听一个人问那个人道：“你去借什么？”那人回答道：“我借千分尺！”

（註）

这一句话点醒了我的迷竅，我不禁大喜道：“对啦，千分尺！我借的不也是千分尺吗？”我心情十分舒畅，只两步

就跨到借工具的窗口，遞過牌子（一種暫時借用工具的憑據），說：“要千分尺。”

工具員問我要多大尺寸的，我愣住了，師傅沒有給我說尺寸，我就含糊地回答道：“是千分尺就行。”工具員笑笑，看看庫里只剩一把大的，就拿來給我。

我開始發生了懷疑：這麼大個弓形的東西怎麼量車床上那個小東西呢？莫不是師傅說錯了？就先拿去，看他怎麼量！誰知師傅一看這個千分尺，竟皺起了眉頭，他嘴張了幾張，象是要說什麼，卻沒有說什麼。

他順手接過千分尺，立刻就停了車，然後他自己拿着這個千分尺走到工具庫里，稍停，他拿回了一個帶有圓盤指針的小東西來。

我不好意思地問他道：“韓師傅，千分尺還有這一種的嗎？”他這時才知道我是聽錯了，但是他可能又想我是從他那里聽的，八成是他說錯了。於是半檢討半解釋地說：“是我沒有說清，千分表和千分尺不同，千分表只此一種，是量內孔的；千分尺根據尺寸分好多種，是量外圓的！”

我一時疏忽，使師傅浪費了時間，真有些慚愧！就向師傅解釋道：“你沒說錯，是我粗心大意記錯啦。”

從今以後，我應當成為師傅的助手，再不能做出連累師傅的事情了！

（註）也有內徑千分尺。但一般只說千分尺的，系指外徑千分尺。

七 洗 手

过去在車間作“客”的时候，常常看到一盆一盆的热水，听說是洗手用的。我見只要兩個人一下手，水就全部变成黑的了。我怀疑后來者能在那么“髒”的水中洗淨手嗎？怀疑是怀疑，我可沒有等着看后來洗手的人，是換了水呢，还是仍在这些水中洗淨了手，因为我要“走馬觀花”呢！

由于这个思想的影响，我第一次在別人洗过手的盆中洗手时，干脆不下功夫，只一沾就算了。我看別人都在細細地洗，反觉有些可笑。同时又想：工人嘛，手上能沒有油污？洗淨了一会就又髒啦！

这天我去吃飯的时候，意外的事情發生了。

我買了一盤菜，兩個饅，伸出双手去窗台上端。炊事員不知怎的，竟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他一隻手卡着盤子，一隻手抓着蒸饅，看樣子是想收回去的。

我莫名其妙，想着他是跟誰生了嗔气，想在我身上挑毛病的。我可不听那一套，我既然付过錢，饅菜自然是我的了，于是用了点力，接过来饅和菜。

这时后边几个人同时嚷道：“不洗手就來吃飯，太不講衛生啦！”

手！几句話提醒了我。我低头看了下我的手，它是那样的难看，黑的簡直如剛从煤窖里拔出來似的。我又看了下饅